金陵集

詩童子問　讀禮錄

十一

金陵集卷之二十一目錄

詩童子問

金陵集卷之二十一　宜寧　南公轍　元平　著

詩童子問

童子問詩有六義四始何謂也

曰余無自得之見當考經傳諸家之書而錄示之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周禮風言賢聖治道之遺化也賦之言鋪鋪陳政教善惡比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喩勸之雅正也言正者以爲後世法頌之言誦也容也誦德廣以美之○文武時詩風有周南

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之事謂之變風變雅鄭康成

詩有天下之作有一國之作有神明之作王通

詩之四始以風爲先故曰風風之所用以賦比興爲之辭故於風之下即次賦比興然後次以雅頌雅頌亦以賦比興爲之賦比興如此次者言事之道直陳爲正故賦在比興之先比之與興雖同是附託外物比顯而興隱當先顯後隱故比居興先也○天下有

道則庶人不議治平累世則美刺不興故初變惡俗則民歌之風雅正經是也始得太平則民頌之周頌諸篇是也成王之後其美不異於前故頌聲止也陳靈公之後不復可言故變風息也然則變風變雅之作皆王道始衰政教初失尚可匡而復之故執彼舊章覬望更遵正道所以變詩作也王道盛諸侯無正風者政出一人太平非諸侯之力不得有正風王道既衰政出諸侯惡則民怨善則民喜故各從其國有美刺之變風也○變雅有先王之澤變風有先公之澤故季札見歌齊曰表東海者其太公乎見歌小雅

曰猶有先王之遺民是其風稟先公雅稟先王也○

王者政教有小大詩人述之亦有小大故有小雅焉

有大雅焉歌其大事制爲大體述其小事制爲小體

詩體既異樂音亦殊有大雅小雅之聲王政衰變雅

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小

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變雅之美

刺皆由音體有小大不復由政事之大小也○頌者

美盛德之形容天子道教周備任賢養民遠邇咸服

萬物得所故作詩歌其功徧告神明以報神恩也此

惟周頌耳其商魯之頌則異商頌是祭其先王之廟

述其生時之功非以成功告神其體異於周頌也魯頌主詠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耳又與商頌異也 孔頴達

風生於文王而雅頌雜於武王之間風之變自夷懿始雅之變自幽厲始霸者興變風息焉王道廢詩不作焉王通謂諸侯不貢詩天子不采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非民之不作也詩出於民之情性情性豈能無哉職詩者之罪也 歐陽脩

學詩而不分六義豈知詩之體也 ◯ 詩有六體須篇篇求之或有兼備者或有偏得一二者風有風動之

意興有興喩之意比則直比之而已蛾眉瓠犀是也
賦則敷陳其事如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是也雅則正
言其事頌則稱美之言也如吁嗟乎騶虞之類是也
程子
六義之序後先次第聖人初無加損也風者出於風
土大槩小夫賤隷婦人女子之言其意雖遠其言淺
近重複故謂之風雅出於朝廷士大夫其言純厚典
則其體抑揚頓挫非復小夫賤隷婦人女子能道者
故曰雅頌者初無諷誦惟以鋪張動德而已其辭嚴
其聲有節以示有所尊故曰頌○風有正變仲尼未

嘗言而他經不載焉獨出於詩序皆以美者爲正刺者爲變則邶鄘衛之詩謂之變風可也緇衣之美武公駟驖之美襄公亦可謂之變風乎必不得已從先儒正變之說則當如穀梁春秋書築王姬之館於外書秋盟於首戴皆曰變之正也盖言事雖變常而終合乎正也河廣之詩欲往而不往大車之詩畏之而不敢氓之詩反之而自悔此所謂變之正也序謂變風出乎情性止乎禮義此言得之然詩之必存變風何也見夫王澤雖衰人猶能以禮義自防也見中人之性能以禮義自閑雖有時而不善終蹈乎善也見

其用心之謬行已之乖僻反而爲善則聖人亦錄之不棄也 鄭樵

得風之體多者爲國風得雅之體多者爲二雅得頌之體多者爲頌風非無雅雅非無頌○興與比相近而難辨興之兼比者徒以爲比則失其意味矣興之不兼比者誤以爲比則失之穿鑿矣 呂祖謙

詩中說興處多近比如關雎麟趾皆是興而兼比然雖近比其體却只是興且如關關雎鳩本是興起到得下面說窈窕淑女方是入題說那實事比則却不入題了如螽斯羽一句便是說那人了下面宜爾子

孫依舊就螽斯羽上說更不用說實事此所以謂之比大率詩中比興皆類此○比意雖切而却淺興意雖闊而味長朱子

諸詩各具一體故皆以先後爲次惟豳兼有風雅之制以爲風則其辭作於朝廷繫於政事以爲雅則又記風土焉故列於風雅之間明其不絶於風而可以雅也葉適

風雅之别卽朱子答門人之問亦未一有腔調不同之說有體製不同之說有詞氣不同之說或以地分以時分以所作之人而分諸說皆可參考惟腔調之

說朱子晩年之所不取至於楚詞之集注後詩傳二十年風雅頌之分其說審矣其言曰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則燕享朝會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以此例推之則所謂體製詞氣以時以地以所作之不同等說皆有條而不紊矣王柏

詩之變者何其多而正者何其少耶是皆氣化人事之自然易之陽奇陰偶亦然薛瑄

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司馬遷

詩有四始始者正詩也謂之正始周召二南國風之正始鹿鳴至菁莪小雅之正始文王受命至卷阿大雅之正始清廟至般頌之正始聖人功德也 成伯璵

風雅頌雖相因而成序不相襲故謂四始 王安石

童子問編詩之次第必有其義而詩之有韻何也曰此亦有先儒論說

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爲首自衛以下十有餘國編比先後舊無明說蓋迹其先封善否參其詩之美惡驗其時政得失詳其國之大小斟酌所宜以爲其次邶鄘衛者土地既廣詩又早作故以爲變風之首邶鄘

則衛之所滅美刺則同依其作之先後故邶鄘先衛
周則平王東遷王爵仍存不可過於後諸侯故次於
衛鄭桓武夾輔平王故次王齊則異姓諸侯又以太
師之後國土仍大故次鄭魏國雖小踵虞舜之舊封
有夏禹之遺化故次齊唐者叔虞之後故次魏秦爲
强國故次唐陳以三恪之尊國無令主故次秦檜曹
則國小而君奢民勞而政僻次之於末宜哉豳者周
公之事次之於衆國之後小雅之前欲兼其上之美
非諸國之例也○風見優劣之差故周南先於召南
雅見積漸之義故小雅先於大雅 孔穎達

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檜曹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大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今詩次第也周召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此鄭氏詩譜次第也○大抵國風之次以兩而合之分其次以爲比周召以淺深比也衛王以世爵比也鄭齊以族氏比也魏唐以土地比也秦陳以祖裔比也檜曹以美惡比也豳能終之以正故居末焉歐陽脩

詩固有次序然不可一例惟二南之後次衛衛後王此有意若非以衛分之則王無異於正風也其他不

必次一國之詩其首尾固有先後其中未必然當刪定之時只取得者置於其間 張子

諸國之風先後各有義周南召南陳正家之道人倫之端王道之本風之正也故爲首及乎周道衰政教失風遂變矣於是諸侯擅相侵伐衛首幷邶鄘之地故爲變風之首且一國之詩而三其名得於衛地者爲衛得於邶鄘者爲邶鄘所以見其首亂也刑政不能治天下諸侯放恣擅相幷滅王迹熄矣故雅亡而爲一國之風廢法失道則王畿之內亦不能保鄭本畿內之封因周之衰自爲列國故次以鄭君臣上下

之分失則人倫亂其風可知故次以齊天下之風至於如此則無不亂之國魏舜禹之都唐帝堯之國久被聖人之化歷二叔之世而遺風尚存今亦變矣故因其舊名而謂之唐所以見意唐魏之風且變則先代之風化禮義消亡極矣故次以秦秦之始封秦谷西戎之地國亂乃東侵而始大故美其始有車馬禮樂而刺其未能用周禮也禮義之俗亡先聖王之流風遺俗盡矣故次以陳陳舜之後也聖人之都風化所厚也王澤竭而風化熄矣天下之所以安且治者聖人之道行也聖人之道絕則危亡至矣人情迫於

危亡則思治安故思治者亂之極也檜曹懼於危亡而思周道故爲亂之終自昔天下何嘗不捴亂而興治革危而爲安周家之先其居豳也趨時務農以厚民生王業之所以興也故次以豳王業成而爲政於天下故次以雅雅王者之政也小之先大固其序也政之衰則至於亡詩之亡王道之亡也天下之治始於以正風風天下其終也盛德之著而成功可以告於神明始終之義也故次以頌頌之有魯盖生於不足王道之隆也所歌頌者如是及其衰也如魯之事已足矣商則頌前代之美不可廢也故附其後焉程

子

十五國風次序恐未必有意而先儒及近世諸先生皆言之故集傳中不敢提起盖詭隨非所安而辨論非所敢也 朱子

詩之大體必須依韻其有乖者古人之韻不協耳之兮矣也之類本取以爲辭雖在句中不以爲義故處末者皆字上爲韻左右流之寤寐求之其實七兮迨其吉兮之類是也亦有即將助句之字以當聲韻者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其虛其邪既亟只且之類是也 孔穎達

古人文自是有叶泉州有詩譜紹興有韻譜皆吳才老倣陸德明釋文中亦有此類甚多舊人作詩皆押韻與今人歌曲一般今日信口讀之全失古人詠歌之意○周頌多不叶韻疑自有和底篇相叶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歎卽和聲也○音韻相叶好吟哦諷誦易見道理亦無甚要緊今且要將七分工夫理會義理三二分工夫理會這般去處 朱子

詩音舊有九家唐陸德明始定爲釋文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最爲確論 陳振孫

童子問夫子奚取於詩由漢以來傳授者可得聞歟

曰聖人之微旨與註疏家之考證發明者當言之

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 禮記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論語

古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於幽厲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 司馬遷

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 班固

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

不容十分去九遷言未可信也據今者及亡詩六篇凡三百一十一篇而史記漢書云三百五篇者以見在爲數也 孔穎達

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存三百鄭學之徒以遷爲謬予考之遷說然也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也以詩譜推之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有二十餘君而取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三千〇刪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或篇刪其章章刪其句句刪其字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小雅常棣之詩夫子謂其以室爲遠害於兄弟之義故篇刪其章

也衣錦尚絅文之著也此鄘風君子偕老之詩夫子謂其盡飾之過恐其流而不返故章刪其句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此小雅節南山之詩夫子以能字爲意之害故句刪其字也 歐陽脩

仲尼刪詩十去其九諸侯千有餘國風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蓋善惡明著者存焉耳 邵子

虞之君臣迭相賡和始見於書夏殷之世其傳鮮矣至周而益文所傳者多夫子刪之得三百篇可以垂世立教 程子

王迹熄而詩亡其存者謬亂失次孔子自衛反魯復

得之他國以歸定著爲三百篇朱子
孔子刪錄周詩上兼商頌以授子夏子夏遂作序焉
口以相傳未有章句戰國之世專任武力雅頌之聲
爲鄭衞所亂其廢絕亦可知矣遭秦焚書而得全者
以其人所諷誦不專在竹帛故也漢興傳者有四家
魯人申公受詩於浮邱伯爲訓詁以教無傳疑者則
闕不傳號曰魯詩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郎中令王
臧御史大夫趙綰臨淮太守孔安國膠西內史周霸
城陽內史夏寬東海太守魯賜長沙內史繆生膠西
中尉徐偃膠東內史闕門慶忌皆申公弟子也申公

本以詩春秋授瑕邱江公盡能傳之徒衆最盛魯許
生免中徐公皆守學教授丞相韋賢受詩於江公及
許生傳子少翁又王式受詩於免中徐公及許生以
授張生長安及唐長賓褚少孫張生兄子游卿以詩
授元帝傳王扶扶授許晏又薛廣德受詩於王式授
龔舍齊人轅固生作詩傳號齊詩傳夏侯始昌始昌
授后蒼蒼授翼奉及蕭望之匡衡衡授師丹及伏理
滿昌昌授張邯及皮容皆至大官徒衆尤盛後漢陳
元方亦傳齊詩燕人韓嬰推詩之意作內外傳數萬
言號曰韓詩淮南賁生受之嬰孫商爲博士孝宣時

涿韓生其後也河內趙子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誼
授同郡食子公及琅邪王吉子公授太山栗豐吉授
淄川長孫順豐授山陽張就順授東海髮福幷至大
官毛詩者出自毛公河間獻王好之徐整云子夏授
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
授河間人大毛公毛公爲詩詁訓傳於家以授趙人
小毛公小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以不在漢朝故不
列於學一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
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
卿子傳魯人大毛公漢書儒林傳云毛公趙人治詩

爲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
年授虢徐敖敖授九江陳俠或云陳俠傳謝曼卿元
始五年公車徵説詩後漢鄭衆賈逵傳毛詩馬融作
毛詩注鄭康成作毛詩箋申明毛義難三家於是三
家遂廢矣魏太常王肅更述毛非鄭荊州刺史王基
駮王肅申鄭義晉豫州刺史孫毓爲詩評評毛鄭王
肅三家同異朋於王徐州從事陳統難孫申鄭宋徵
士鴈門周續之豫章雷次宗齊沛國劉瓛竝爲詩序
義前漢魯齊韓三家詩列於學官平帝世毛詩始立
齊詩久亡魯詩不過江東韓詩雖在人無傳者唯毛

詩鄭箋獨立國學 陸德明

通毛詩者多出於魏朝劉獻之獻之傳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則傳劉敬和張思伯劉軌思其後能言詩者多出二劉之門 李延壽

漢氏之初詩分爲四申公騰芳於鄢郢毛氏光價於河間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晉宋二蕭之世其道大行齊魏兩河之間玆風不墜其近代爲義疏者有全緩何胤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焯炫幷聰明特達文而又儒於其所作疏內特爲殊絕今據以爲本削煩增簡庶以對揚聖範云 孔穎

達

太學博士施先生士丐明毛鄭詩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於門太學生習毛鄭詩者皆其弟子 韓愈

許叔牙少精於毛詩貞觀初撰毛詩纂義以進御史大夫高智同曰凡欲言詩者必須先讀此書 劉昫

張士衡瀛州人北齊博士劉軌思授以詩唐興士衡授永平賈公彥公彥傳業李元植元植又授詩齊威 宋祁

梅堯臣周堯卿學長於毛氏詩◯毛鄭二學其說熾

辭辨固已廣博然不合於經者亦不爲少予欲志鄭學之妄益毛氏疏略而不至者合之於經云歐陽脩

孔子删詩三百五篇其亡者六焉經師不得見矣其存者將以解之故從而附益之其言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詞者凡此皆毛氏之學而衛宏之所集錄也

東漢儒林傳云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隋經籍志云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又加潤益古說本如此故予存其一言而已曰是詩言是事也而盡去其餘以爲此孔子之舊也蘓轍

詩自齊魯韓氏之說不傳而學者盡宗毛氏毛氏之

學傳者亦衆而今皆不存則推衍毛說者又獨鄭氏之箋而已唐初諸儒作爲疏義百千萬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區域至於本朝劉侍讀歐陽公王丞相蘇黄門河南程氏横渠張氏始用已意有所發明

朱子

永嘉錢文子明經厲志以呂成公集衆善存異本朱文公復古經主叶韻於是幷去講師增益之說惟存序首一言約文實指篇爲一賛曰錢氏集傳又別爲詁釋如爾雅類例

魏了翁

由漢以來毛鄭之學專行宋程純公呂成公猶主序

說至於朱子灼見其謬每篇則定其人之作每章則
約以賦比興之分叶韻以復古用吟哦上下不加一
字之法略釋而使人自悟破拘攣發蒙蔀復還溫柔
敦厚之舊無復遺恨自北山何先生基得勉齋黃公
幹淵源之傳而魯齋王先生柏仁山金先生履祥授
受相承逮白雲許先生謙四傳有衍無間益大以尊

吳師道

輔傳貽先生親炙朱子之門深造自得於問答之際
尊其師說所著有詩童子問羽翼集傳 胡一中
朱子詩傳去序別編以待考辨即經以求其故自爲

之說而學者從之虞集
胡一桂得朱子源委之正著詩傳附錄纂疏○梁益
著詩傳旁通發揮朱學○三百篇朱子親注大義昭
如日星讀者於事證音義或有未喩汪氏克寛作集
傳音義會通宋濂
安成劉瑾輯詩傳通釋采錄各經傳要義世謂瑾能
闡朱子之蘊楊士奇
童子問古今諸家論詩有得失願聞其說
曰舊譜今詩多不同論序尢紛紜學者宜有辨正也
舊說云起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

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爲大序沈重云案鄭詩譜
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
不盡毛更足成之或云小序是東海衛敬仲所作今
謂此序止是關雎之序總論詩之綱領無大小之異

陸德明

學者以爲大序皆是子夏所作未能無惑如關雎之
序首尾相結冠束二南故梁昭明亦云大序是子夏
全制編入文什其餘衆篇之小序子夏惟裁初句耳
葛覃后妃之本也鴻鴈美宣王也如此之類是也其
下皆是大毛公自以詩中之意而繫其詞也

成伯瑜

詩大序其文似繫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也分明是
聖人作此以教學者盖夫子慮後之不知詩也故序
關雎以示之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
○國史得詩必載其事然後其義可知今小序之首
是也其下則說詩者之詞也 程子
武帝時毛詩始出自以源流出於子夏今觀其書所
釋鴟鴞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與孟子合釋昊天有
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皇矣黃鳥與左氏合而
序由庚六篇與儀禮合當毛公之時左氏傳未出孟
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毛氏之說先與之合不謂之

源流子夏可乎漢興三家盛行毛最後出世人未知毛氏之密其說多從齊魯韓氏迨至魏晉有左氏國語孟子諸書證之然後學者捨三家而從毛氏從韓氏之說則二南商頌皆非治世音從毛氏之說則禮記左氏無往而不合此所以毛詩獨存於世也或謂小序作於衛宏是也謂大序作於聖人非也命篇大序盖出於當時採詩太史之所題而題下之序則衛宏從謝曼卿受師說而爲之也蓋詩之大序非一世一人之所能爲採詩之官本其得於何地審其出於何人究其主於何事且有實狀然後致之大師上之

國史是以取發端之二字以命題故謂大序是當時採詩太史之所題詩之下序序所作爲之意其辭顯者其序簡其辭隱者其序備其善惡之微者序必明著其迹而不可以言殫者則亦闕其目而已故謂下序是宏誦師說而爲之或曰序之辭非宏所能爲使宏鑿空爲之雖孔子亦不能使宏誦師說爲之則雖宏有餘矣意者歷代講師之說至宏而悉加詮次焉今觀宏之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至數句者有雜取諸家之說而辭不堅決者有委曲宛轉附經以成其義者牽合爲文取譏於世此不可不辨也 鄭樵

謂詩序爲子夏者毛公鄭康成梁昭明輩也謂子夏
有不序詩之道三疑其爲漢儒附託者韓愈是也范
蔚宗之傳衛宏曰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受學作
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今傳於世則今序爲宏所作
何疑哉然詩之古序非宏也古序之與宏序今混幷
無別然有可考者凡詩發序兩語如關雎后妃之德
也世人之謂小序者古序也兩語以外續而申之世
謂大序者宏語也鄭康成之釋南陔曰子夏序詩篇
義合編遭戰國至秦而南陔六詩亡毛公作傳各引
其序冠之篇首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今六序兩語之

下明言有義亡辭知其爲秦火之後見序而不見詩者所爲也毛公於詩第爲之傳不爲之序則其申釋序義非宏而孰爲之也 程大昌

人以爲詩之美刺與春秋相表裏而詩之美刺實繫於序蓋小序一言國史記作詩者之本義也小序之下皆大序也亦國史之所述間有聖人之遺言可考而知文中子曰聖人述書帝王之制備述詩興衰之由顯述春秋邪正之迹明聖人於春秋旣因魯史之舊而明其邪正之迹於書又各冠序於篇首而備帝王之制於詩苟不據序之所存亦何自而見其興衰

之由而知其美刺之當否哉今觀春秋之襃貶與詩序相應詩序所書皆無曲筆宜爲聖人之所取也又考論語周有大賚此夫子記周之政也而與賚之序同緇衣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記禮者稱子曰以實之而與都人士之序同孔叢子記夫子之讀詩曰於周南召南見周道所以盛也於柏舟見匹婦執志之不可易也於淇澳見學之可爲君子也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雞鳴見君子之不忘其敬也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

儉德之大也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於七月見豳公所以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先公而後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爲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無羊見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楚茨見孝子之思祭也於裳裳者華見賢者世保其祿也於采菽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其言皆與今序同其義由是言之使詩序作於夫子之前則是爲聖人之所錄作於夫子之後則是取諸夫子之遺言也庸可廢耶 范處義

桑中溱洧諸篇幾於勸矣夫子取之何也曰仲尼謂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
學者亦以無邪之思觀之閔惜懲創之意隱然自見
於言外矣或曰樂記所謂桑間濮上之音安知非郎
此篇乎曰詩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
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
尚矣寧有編鄭衛樂曲於雅音中之理乎桑中溱洧
諸篇作於周道之衰其聲雖已降於煩促而猶止於
中聲荀卿獨能知之其詞雖近於諷一勸百然猶止
於禮義大序獨能知之仲尼錄之於經所以謹世變

之始也借使仲尼之前雅鄭果嘗厖雜自衛反魯正樂之時所當正者無大於此矣論語答顔子之問乃孔子治天下之大綱也於鄭聲亟欲放之豈有刪詩示萬世反收鄭聲以備六藝乎 呂祖謙

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爲詩三百篇勸善懲惡其要歸無不出於正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必曰彼以無邪之思鋪陳淫亂之事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則曷若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自狀其醜者乃所以爲吾警懼懲創之資耶若夫雅鄭若干篇自衛反魯以來

未之有改至於桑中小序之文與樂記合則是詩之
爲桑間不爲無據今必曰三百篇皆雅則邪正錯糅
非復孔子之舊矣夫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
二雅之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見於
序義傳記皆有可考至於變雅則固已無施於事而
變風又特里巷之歌謡其領在樂官者以爲可以識
時變觀土風耳今必曰三百篇皆祭祀朝聘之所用
則未知桑中溱洧之屬當以薦何等之鬼神接何等
之賓客耶古者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固不問美惡而
悉存以訓也然其與先王雅頌之正施用亦異則固

不嫌於厖雜矣今於雅鄭之實察之旣不詳於厖雜之名畏之又太甚顧乃文以風刺之美說强而置諸雅頌之列是乃反爲厖雜之甚而不自知也其以二詩爲猶止於中聲者太史公所謂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其誤盖亦如此然古樂旣亡無所考正吾獨以其理與詞推之有以知其必不然耳又以爲近於勸百諷一而止乎禮義則又信大序之過者夫子虛上林猶有所謂諷也漢廣知不可而不求大車有所畏而不敢猶有所謂禮義之止也若桑中溱洧則吾不知其何詞之諷而何禮義之止乎○小

序大無義理是後人湊合而成多就詩中採摭言語
不能發明大旨見有漢之廣矣之句以爲德廣所及
見有命彼後車之言以爲不能飲食教載行葦之序
見牛羊勿踐謂仁及草木見戚戚兄弟謂親睦九族
見黃耉台背謂養老見以祈黃耉謂乞言見介爾景
福謂成其福祿隨文生義無復倫理卷耳之序以求
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爲后妃之志固不倫矣况詩
中所謂嗟我懷人其言親暱太甚寧后妃所得施於
使臣者哉桃夭之詩謂婚姻以時國無鰥民爲后妃
所致不知文王刑家及國其化固如此豈專后妃所

能致耶其他變風諸詩未必是刺者皆以爲刺未必是言此人必傅會以爲此人桑中之詩止是淫者相戲之詞豈有刺人之惡反自陷於流蕩之中子衿詞意輕儇豈刺學校之詞有女同車等皆以爲刺忽而作鄭忽不娶齊女亦是好底意思見後來失國便將許多詩盡爲刺忽而作考之於忽所謂淫暴之類皆無其實至目爲狡童豈詩人愛君之意况其失國正坐柔懦何狡之有幽厲之刺亦有不然甫田諸篇凡詩中無詆譏之意者皆以爲傷今思古而作其他謬誤不可勝說後世但見詩序冠於篇首不敢議其非

至解說不通多爲飾辭以曲護之其誤後學多矣大序却好或謂補湊而成亦有此理○大率古人作詩其間亦自有感物道情吟詠情性幾時盡是譏刺他人只緣序者立例篇篇作美刺說將詩人意思盡穿鑿壞了朱子

詩書之序自史傳不能明其爲何人所作先儒多疑之至朱文公之解經於詩國風諸篇之序詆斥尤多以愚觀之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也雅頌之作其意易明則序者之辭可略至於風之爲體比興之詞多於序述風諭之意浮於指斥有聯

章累句而無一言序作之之意者而序者乃曰爲某事也苟非其傳授有源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乎夫芣苢之序以爲后妃之美也而其詩語不過形容采掇芣苢之情狀而已黍離之序以爲閔周室之顚覆也而其詩語不過慨歎禾黍之苗穗而已叔于田之二詩序以爲刺莊公也而其詩語則愛叔段之辭耳揚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爲刺晉昭公也而其詩語則愛桓叔之辭耳此詩之賴序以明者也鴇羽陟岵之詩序以爲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之詩序以爲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四詩之旨辭同意

異若捨序以求之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
采薇不得爲正雅矣卽是觀之則桑中溱洧何嫌其
爲刺奔而必以爲奔者所自作使聖經爲錄淫辭之
具乎且詩之可删孰有大於淫者今以詩傳考之其
指爲男女淫泆奔誘而自作詩以序其事者凡二十
有四淫詩之繁多如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所删何
等一篇也又以爲序者之意必以爲詩無一篇不爲
刺時而作有害於溫柔敦厚之敎愚謂欲使其避諷
訕之名而自處於淫謔之地則夫身爲淫亂而復自
作詩以贊之反得爲溫柔敦厚乎或曰春秋所記無

非亂臣賊子之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事變之實而垂鑑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愚以爲史以記事有治不能無亂固不容錄文武而棄幽厲也至於文辭則其淫哇不經者直爲削之而已而夫子猶存之則必其意不出於此而序者之說是也或曰序求詩意於辭之外文公求詩意於辭之內子何以定其是非乎曰知詩人之意者莫如孔孟慮學者讀詩而不得其意者亦莫如孔孟是以有無邪之訓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鄭乎邪也使篇篇如文王大明則奚邪之可閑乎是以有害意之戒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戾

其意也使章章如淸廟臣工則奚意之難明乎以是觀之則知刺奔果出於作詩者之本意而夫子所不刪者決非淫泆之人所自賦也至如木瓜采葛遵大路風雨褰裳子衿揚之水諸篇雖疑其辭欠莊重然首尾無一字及婦人而謂之淫邪可乎或又曰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作也夫子於鄭衛盖深絶其聲於樂以爲法令欲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以雅樂之名將薦之於何等之鬼神用之於何等之賓客乎愚以爲左傳言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而所歌者邶鄘衛鄭皆在焉則諸詩

固雅樂矣使其爲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之淫邪詩乎至於古人謌詩合樂之意盖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后妃夫人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蘩夫人大夫妻主祭之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謌之文王大明緜文王興周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作詩之意盖有判然不相合不可强通也左傳載列國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大不倫者亦以來譏誚如鄭伯有賦鶉之奔奔楚令尹子圍賦大明及

穆叔不拜肆夏甯武子不拜彤弓之類是也然鄭伯
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
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齹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
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此六
詩皆文公所斥以爲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賦皆見
善於叔向趙武韓起不聞被譏乃知鄭衛之詩未嘗
不施之燕享而此六詩之旨意訓詁當如序者之說
也 馬端臨

諸儒說詩一以毛鄭爲宗未有參考三家者獨朱文
公集傳闖奧眇指卓然千載之上言關雎則取匡衡

柏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辭則取儀禮
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左氏傳抑戒
自儆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取國語陟降庭止
則取漢書注賓之初筵飲酒悔過則取韓詩序不可
休思是用不就彼岨矣岐皆從韓序禹敷下土方又
證諸楚詞一洗末師專已守殘之陋 王應麟
晦庵先生因鄭公之說盡去美刺探求古始雖東萊
不能無疑然指桑中溱洧爲鄭衛之音則其辭曉然
諸儒安得回護而謂之雅音謂甫田大田諸篇皆非
刺詩自今讀之皆藹然治世之音謂成王不敢康之

成王爲周成王則其說實出於國語亦文義之曉然者其餘改易固不可一一盡知若其發理之精微措辭之簡潔讀之使人瞭然孰有加於晦庵之詩傳者哉 黃震

朱子集傳其訓詁多用毛鄭而叶韻則本吳才老之說其釋諸經自謂於詩獨無遺憾當時東萊呂氏有讀詩記最爲精密朱子實兼取之 王禕

權訓詁則鄭孔之功決不可誣明義理則朱子之言深得其要 何楷

余少時讀詩抄彙纂中可以考證者爲此編其中如馬端臨論詩序與朱夫子所論不同學者當斥

去此說而從朱子正論知所取捨也

金陵集卷之二十一

金陵集卷之二十二目錄

讀禮錄

曲禮

檀弓

王制

月令

曾子問

文王世子

禮運

禮器

郊特牲
內則
玉藻
明堂位
喪服小記
大傳
小儀
學記
樂記
雜記

喪大記
祭法
祭義
祭統
經解
哀公問
仲尼燕居
孔子閒居
坊記
表記

緇衣
奔喪
問喪
服問
間傳
三年問
深衣
投壺
儒行
冠義

昏義
鄉飲酒義
射義
燕義
聘義
喪服四制

宜寧 南公轍 元平 著

讀禮錄

歲甲子余守制于廣州墳庵祭奠之暇取禮記讀之旋以病不能竟讀欲妄有剳疑記錄而窮山深谷無與往復問難者遂取故友李德懋懋官所著禮記臆多用其說而間附一二己意爲此篇盖註疏家闡明至矣敢曰發前人未發而聊以備一說兼識于此以示不掠美懋官之意

曲禮

曲禮首章注疏歸重於人君以其有安民二字故也
然凡人之家人亦可謂民也
孔頴達正義序曰姬旦負扆臨朝述曲禮以節威儀
又陸氏德明曰曲禮者是儀禮之舊名據此二說
則曲禮是周公所撰
曲禮首章正義曰此一節明人君立治之本先當肅
心謹身慎口之事案　皇朝有謹身殿義蓋取此
此章尤襯合人君氣象如梁襄王望之不似人君
不能儼若思也卒然問曰不能安定辭也總言之
則皆不敬也故孟子對以不嗜殺人盖勗其安民

也

樂不可極注疏專屬於禮樂之樂亦人君之事然禮樂之樂亦近於哀樂之樂但音岳者意偏不如音洛者之意所包甚周

臨財毋苟得章皆卑而自牧語彼老子亦能帶得此氣味然臨難毋苟免一語陡絶卓立眞正儒者氣象異端全身遠害之術何嘗道得此語

禮從宜使從俗章注疏皆明釋聘使之使陳注不詳解甚疎

鸚鵡能言章文辭忽爾華麗且非曲禮本色恐他章

錯入于此然下章有是故二字則此章或是引古語也孔疏旣釋猩猩不釋鸚䳇是疏略處

人生十年曰幼學章不可一例而定如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孔子二十而生伯魚堯十三而佐封植禹十二而爲司空伊尹八十而奉太甲太公八十而佐武王聖人不拘年數此只論常人爾

大夫七十而致事此言致還其職事於君也嚴其防限也若疾病難於奔走供仕或有恩禮衰薄忌讒交攻者則不必以此爲限雖五十六十未必不可致政而歸也如孔戣之二宜去歐陽脩之三宜去

皆不以年至爲惡而至於錢若水則於四十之年超然有急流勇退之節此豈非後人之所當法者乎

在醜夷不爭鄭注引四皓曰陛下之等夷孔疏引四皓事凡二十行太支離大抵如此者多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章此只說其大經如此如有事則可進有故則可退有疑則可問不可拘泥隨時推移可也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章疏以爲雖聽而不聞父母之聲雖視而不見父母之形然常於心想像似見形

聞聲謂父母將有教使已然此是精神相感誠意交孚之謂祭祀之禮尤當以此着意惟恐或墜不如是與不祭同也

負劒辟咡章注疏皆以爲或負兒或挾兒今注專言挾童子於脅下如帶劒然若如注疏言則負與劒判爲二事今注說恐勝

爲長者糞之禮糞弃除也从廾兩手象形篆𠬞華箕屬所以推棄之器猶今之木杴采似米而非米古矢字也其會意丁寧詳悉而俗作米下異已非也又俗爲矢訓故後世別加才爲掃席前之轉注也

大抵糞字專爲除圂穢褻而通作掃塵埃之名旣著兩手而又加手旁爲㨨無乃衍乎

函丈疏王肅以爲杖言古人講說用杖指畫故或容杖也案今俗亦有書杖有古意也

就屨跪而舉之古者階上布氍而日事掃除故潔精可以跪

男女不雜坐章男女父子兄弟夫婦總舉焉

共食不飽章注飯以手疏古之禮飯不用箸但用手案旣曰禮而飯用手與抔飮同其野意者共飯必用匕箸不或汙于手也

懷其核重之也歸當柰何應種之也
爲天子削瓜章析爲四觧又橫斷之則爲八片華之
者當華處判之也判爲兩片而又橫斷之則爲四
片疏累倮也不巾覆也直判而中裂橫斷則亦爲
四片疏㚄脫華處但除㚄而橫斷則只兩片
笑不至矧齒本委曲如弓齒如矢含弦故字合弓矢
引開弓貌也
博聞强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此最純粹
足以發明聖學讓與不怠知行之妙鍵書之惟精
惟一論語之博文約禮大學之格致誠正修中庸

之學問思辨行孟子之盡心知性知天存心養性事天此堯舜禹孔顔曾思相傳知行之學也此若周公之書則可補於精一之下

刑人不在君側盖有罪惡故被刑已是不正之人且身體不完則常懷死心無所畏也被宫者氣質偏而心性變尤不可近也天宫者非陽非陰天地乖氣所鍾人君尤所當遠者

前有水則載青旌章鳴鳶飛鴻不言旌者以青旌之旌統之也貔貅不言皮者以虎皮之皮統之也

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非謂平時不習乎喪

祭之禮而居喪乃始讀也未葬旣葬隨時而溫習可謂禮也長樂陳氏說非喪而讀喪禮則非人子之情云者何其迂也如蘇子瞻嘲程子曰太中在何讀喪禮者同其陋也案漢書夏侯勝善說禮服蕭望之爲太傅以禮服授皇太子又宋元嘉末徵隱士雷次宗爲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魏孝文帝親爲羣臣講喪服古人平時習喪禮者如此舊唐書五禮儀注太常博士蕭楚材孔志約以爲預備凶事非臣子所宜言李義府深然之悉刪而焚之其不學之弊可勝言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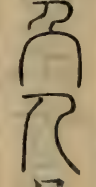
若干疏古者謂數爲若干若如也干求也言事本不定常如此求之也此說頗好今注釋干字始於一成於十謂或如一如十凡數之未定者皆可言案此言大錯干字篆書𢆉何嘗有一與十之義哉鄭漁仲曰六書明然後可通六經

犬曰羹獻疏人將所食羹餘以與犬犬食之肥可以獻祭於鬼神案六書正譌獻宗廟犬名羹獻犬肥者以獻从犬鬳聲會意又案鬳是鼎屬而从犬則爲可鬻也

雞曰翰音疏翰翰長也雞肥則其鳴聲長也案此疏非

也翰羽也謂羽而能鳴者也

梁曰鄰萁注疏萁音姬語辭也今注梁穀之强者其

莖葉亦香故曰鄰萁此語好

自牛曰一元大武至幣曰量幣凡二十一物疏只釋

自牛曰一元至稷曰明粢其餘五物不釋疏略甚

矣

檀弓

檀弓疏檀弓在六國之時以仲梁子是六國時人此

篇仲梁子故知也案此說非也檀弓免云云子游

問諸孔子孔子子游豈是六國時人

檀弓之免子游之衰欲諷人不正之禮而先著不正
之服恐非平正之義而涉於詭異也
免字鄭氏音問以布廣一寸從項中而前交於額上
又却向後繞於髻也宋程大昌引曲禮冠毋免勞
毋袒以爲免冠之免駁鄭氏之剏爲異說言甚詳
備嘗究內則櫛縰笄總之義旣櫛以縰韜髮而笄
之因束髮者爲總其文序并井喪而括髮縰之對
也免用麻布束髮根總之對也免之篆爲[illegible]意是
象形也予嘗釋貌追之貌皇而祭之皇二者之⊙
皆象皮弁之形而人首著⊙王首著⊙此免字雖

非冠亦貌皇之類也人首著𠆢𠆢是紒著笄之形

○是總束髮之形免是縱笄總之統名也故脫冠

則只露見免也免冠之免略略轉變而其實則由

於露見縱笄總而爲免冠之免也但喪則以麻布

易總而已別無其制如冕字曰冠也免上加曰縱

笄總皆在曰中也若脫曰則亦只是免字也

曾子寢疾病章方疾病遑遽之際執燭童子能勸易

大夫之簀焉其平日觀感於大賢之德化可知也

但曾子受簀而久設焉元申樂正輩皆賢人也曾

子縱未之易也何不勸其易簀於平常無事之日

也反不如一童子之知也歟呼恐非嘆噓之聲童子云云故曾子呻痛之中略聞其所言亦疑訝子春之曰止於是使呼童子而詳問之也故童子更言云云子春曰止曾子曰呼童子兩言云云自然脉絡相關

舜葬於蒼梧章楚辭湘君湘夫人湘水之神初不言舜之二妃王逸章句始以湘君爲水神湘夫人爲二妃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注天帝之二女而處江爲神九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也河圖玉版曰湘夫人者帝堯女也秦始皇至

湘山問博士博士曰堯二女舜妃也鄭康成亦以
舜妃爲湘夫人顧炎武曰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
二神安得謂之堯女記云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明
二妃生不從征死不從葬
易墓非古也章孔子亦曰古者不修墓子思曰附身
附棺必誠必慎勿之有悔獨於墓不易修則可無
其悔乎易非治也無乃遷易之易所謂遷葬也歟
弁人有其母死章難爲繼之繼爲哀極而氣盡不可
接續其哭泣也下繼字亦無他意疏云哀之深後
人無能繼學之者迂也

水兒革棺獸革爲襯身之棺他日腐壞與肉骨相混
無乃不可乎飯用珠貝笄用骨牙皆未可知也
辟踊有算爲之節文也先王制禮服有等級則哭泣
辟踊亦當有度數然方其哀痛之際奚暇默計其
踊數之幾何哉若內計度數則哀心歧矣且後世
之人雖悲哀慘怛之極但有叩首叩手之勢而全
然無跳踊之意豈古今人有異而然歟有子見孺
子慕者曰予壹不知夫喪之有踊也予欲去之久
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然則有子之時亦嘗疑踊
矣今之孩子啼哭者必踊焉則長與孺固有異情

歟亦非長者之痛不逮於孺子而然也

曰噫毋曰我喪也斯沾章注疏釋斯沾爲盡覘恐是

傳會斯如字沾似是杜橋母喪無相以爲沾也之

沾沾粗略也然則毋字不可絶讀專爲止之之意

如曰無以我喪之斯疎略而汝雖爲相不可專用

古禮姑從我所欲爲之禮云云也

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章若西門豹止河伯婚事

三家視桓楹若從公輸般之以機封反勝於僭用諸

侯之桓楹也

孺子𧃍之喪章有若非勸設撥也引三臣者所以諷

也

子思之母死於衛章以孔子爲舅伯魚爲夫子思爲子猶有可出之罪而又嫁於人其人必大惡也不然則凡稱子思出母之事其或記者傳聞之譌者歟

王制

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九州之平衍險阻長短廣狹本不整齊裁定各國千七百七十三何能如是之井井不差耶孝經緯曰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內後儒不過因此說作王制耳且與周禮大

司徒及職方氏所記相矛盾蓋未可以準信
命太師陳詩章人君貴通下情徒尊嚴而隔絶則上
下否塞君不君臣不臣生民以之倒懸故先王爲
政陳詩納賈靡不用極不然則同歸於孤立之秦
而已
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章甞有人見獺陳魚而祭皃
獺成羣而舞盖佾舞之意也此雖微物誠意藹然
遼史曰林豺梁獺郊禘之始
司空孔安國尚書傳司空謂主國空土以居民恐非
也顔師古漢書注曰空穴也古人穴居主穿土爲

穴以居入也易傳云上古穴居而野處詩云古公亶父陶復陶穴盖洪水既平始奠民居故伯禹作司空非徒然成坎也其穿鑿必有平直方圓之功故从穴从工既曰執度度地則从穴與工之義尤爲曉然司空之始名如此非盡使民穴居也

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此與論語道千乘之國章及孟子制民之産章相爲表裏

入學以齒在家已習父子兄弟之儀則故入學則先序齒以其長幼得宜而朋友師弟之義從而舉焉

若先以尊嚴而立夫君臣之分則互相顧瞻太子
王子或貴倨而無詢咨之益適子俊選或畏約而
生承順之心則驕諂相與誠信不孚善乎顧炎武
之言曰世子齒於學自后夔之教胄子而已然矣
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保氏掌養國子以道而教之
六藝而王世子不別置官是世子之與國子齒也
是故諸子掌國子之倅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
於太子惟所用之非平日相習之深烏能得其用
乎後世乃設東宮之官而分其職秩於是有內外
宮朝之隔而先王之意失矣

西方曰棘東方曰寄寄是上章五方之民云云東方

曰寄之寄棘是僰人之省僰人之僰注疏偪寄今注

遷善之速暫寓從歸恐皆泥

作淫聲異服章行僞言僞學非順非如明之李卓吾

顏山農何心隱鄧豁渠之流是也假於鬼神時日

卜筮者如今風水觀相星命之術媚惑生民在所

當禁作淫聲非惟艷詞淫調蕩敗人心如作僞書

撰演義小說之類皆是也作奇伎如紙牌骨牌之

屬皆王法之所當禁者也

六十不親學亦養廉恥之一端也後世六十七十者

奔走於科舉之塲其害廉恥多矣國家制法勒停六十者赴舉可以息躁競之習而長恬靜之德矣

月令

月令太尉郡縣建亥秦制也布德釋菜封侯古典也然此數者漢實雜用之是漢儒補輯之書蔡邕王肅以爲周公所作陸德明孔頴達以爲吕不韋所著皆可疑也

奮木鐸以令兆民章犯天地之威則不惟容體不完其必賫性不順

虹始見虹亦蟲之嘘氣蓋虹蜺螮蝀字皆从蟲亦復

冬蟄紅綠均配圓而無闕若工之所成故虹从工

伍均澤行䶬間閧鱗甲珊珊聲有雙蟲出自樹下

首尾如蛇而腹如鼈四足如虬并行樹顚昂首張

口氣出吻間一紅一綠成虹亘天乃復循樹下入

土而去

伐蛟蛟無所用以其猛毒爲患於人故伐而殺之也

鷹乃祭鳥鷹祭鳥獺祭魚豺祭獸皆報本之意而疏

獨於鷹祭鳥釋如人之祭食之祭今注亦從之恐

非也

日夜分則同度量章虞書於天下則五歲一正之月

令於國中則一歲再正之明洪武初三日一次較
勘斛斗秤尺此王政之急務也今我國俗度數皆
譌尺度量衡家殊而市異貨財之貴賤失價衣食
之奢儉遠制以至藥劑不調而人氣以之耗䭾任
難平而馬力以之竭嗚呼此豈小事而不之檢察
也哉日本明於度數猶有周官遺意
其神玄冥五藏中腎有兩焉相對如豇豆左名爲腎
屬水右名爲命門屬火甞見陣書北方之旗名玄
武畫蛇纏龜身之狀東南西三方只畫龍雀虎各
一獸而已北方獨應腎藏之水火月令木火金官

卽重黎該各一人而水官則曰修曰熙二人亦應兩腎龜蛇之象

雉入大水爲蜃注大蛤曰蜃今注蛟屬兩說相左蜃噓氣成樓臺者乃蛟之屬也雀入大水爲蛤卽文蛤也其色紫恰與雀色同雉有五色而大蛤之文無五色者然則注說恐非陸佃云正月蛇與雉交生卵遇雷卽入土數丈爲蛇形經二三百年乃能升騰不入土但爲雉耳此說雖非雉化爲蜃而雉蛇相交而生久而飛騰則此明是蛟屬也以其異類相交故从交雉旣生交則亦安知雉復直化爲

蛟也耶

物勒工名中國之器貨雖筆墨之微必記識工名盖古制然也日本之俗亦勤於款識猶詩文必著某製書畫必著某寫也東俗專不尚款識甚至著書刊刻不書某人著當世之人讀之者茫然不省其爲誰氏之作是圖不朽而反乃速朽者也其亦寡陋不好古之致也

曾子問

曾子問一篇後世禮家藉重於孔子曾子設爲問答討論疑禮以詔後學非孔曾眞有此問答也

曾子問曰幷有喪章孝子之心未忍父母之一時入地故輕重先後畧有參差亦委曲之情也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章禮緣人情而起故不近人情者皆非禮也

文王世子

成王幼不能涖阼章正義云周公相踐阼而治知非周公輔相成王今云踐阼而治必知周公代成王履阼階者以明堂位云天子負斧南鄉而立又云周公踐天子之位是代居位也案成王是時春秋十三四父爲武王母爲邑姜輔弼疑丞罔非正人

教養之方輔導之具無所不至則以夙成明睿之
姿無沖稚庸騃之習豈可以童子無知責之以不
能踐阼且以周公之聖乃可自爲之耶今經曰幼
不能涖阼已啓後學之疑端而然周公相三字猶
可以發明周公之未始居然踐阼而正義云非輔
相成王而代居位也徒知違經之爲重而不知背
聖之爲非宋黃震有言杜預注左氏獨主左氏何
休注公羊獨主公羊惟范甯不私於穀梁而公言
三家之失孔穎達不知有此義可歎也
仲尼曰昔者周公章漢之博望苑唐之侄文黨皆引

進伎藝雜流一則湛身當世一則天祚不永教導太子失其道之明驗也

遂設三老五更楊愼曰列子云禾生伯子出行經坰外宿於田更更訓老老而更事也漢立三老五更更義取此張湛注列子乃云更當作叟誤矣案蔡邕亦云更當爲叟張蔡說恐是趙宧光曰溲浸渼从水叜聲借尿史記小溲溲字譌作浭再譌作便猶王右軍書嫂爲㛐類也若如趙說則叟變爲更不是異事且楊氏不引禮而但曰漢立三老五更其跡於六經可知也

禮運

禮之初始諸飲食章禮運此皆是寓言而此一節遡論

上古歷歷如覩

蕢桴而土鼓諸注皆蕢音同塊摶土塊爲擊鼓之椎

也案若如此說則以土擊土有何好音與古蕢字

草器也又竹器象取土之器人是器形臼以兩手

持人之形也未必從音同之塊也凡象形亦有兩

用者今此蕢桴之形當用竹片判其頭若燕尾土

鼓亦應燒土爲之若秦俗缶持此竹片以歧首擊

之則竹聲土音策策彭彭漁鼓簡子者元時樂也

截大竹尺許以豬胞傅其兩端持刳竹片如燕尾者打竹身鏗然可聽臾桴之制想當與此同也
孔子曰嗚呼哀哉章注曰政亂禮失以爲魯尚愈非猶失也魯之郊牛口傷鼷鼠食其角又有四卜郊不從周公之道衰矣言子孫不能奉行興之疏曰魯合郊禘也非是非禮但郊失禮則牛口傷禘失禮躋僖公案此章孔子歎魯之郊禘之非禮語意丁寧惻怛無有不可知者而注疏俱反言魯眞有禮但子孫之誠意不逮爲失禮大違本旨今注極是

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
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中庸喜怒哀樂愛惡
欲左傳喜怒哀樂好惡醫書喜怒憂思悲恐驚左
傳君令臣共父慈子愛兄友弟敬夫和妻柔姑慈
婦聽又云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陳古靈
教民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婦有恩男女有
別

故天秉陽章李光地覆康熙發示圖象劉子曰洪範
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切疑日行月行俱經列宿
而獨云月之從星何哉又禮運曰天秉陽垂日星

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切疑天有三光日月星皆縣象於天者也今獨云天垂日星而以月爲天地之和何哉今伏讀圖說乃悟月之從星不獨謂風雨陰類月實主之蓋其行度一日而離一宿故以二十八日遍歷周天二十八舍此則月從星之義也又悟恒星與七政獨月與人最近故凡萬物胎產皆以月爲節皇上所謂月字乃肉字係於下土居中爲人者豈非精微不傳之蘊哉案月近人之說雖精微而月字乃肉字非也肉肉月月篆則

元不近似楷則雖近似不可以楷之似而傅會之也

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案人必惡禮之繁縟而勞身殊不知逸居則禽獸宴安而鴆毒也

天不愛其道章借辭於莊列寓意於讖緯間多至極之言非靈通之人不可作也

禮器

父黨無容非謂全無禮節也謂其刋落浮文無相疎薄也

因名山升中于天注旣曰巡守至於方岳燔柴祭天

此正釋也又引孝經説曰封乎泰山考績燔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正義又引諸說以實封禪之事不正莫甚焉

甘受和白受采案味之甘較夫色之白則甘似歸乎一偏當曰淡受和然水味至淡而形容其味則謂之甘可也

郊特牲

臺門疏諸侯門兩邊起土爲臺臺上架屋曰臺門陳注曰臺上架屋而門當其中案我國景福宮光化門盖用此制

委貌毋追案皃貌也取人戴冠之形毋恐非禁止之

毋似是毌字之譌毌古冠字冠而横簪之象

內則

陽燧其制不傳後世向日取火有火鏡以水晶或硝

子製之敲石得火有火刀以鐵爲之皆可佩高堂

隆曰陽燧一名陽符以銅作之謂之火鏡張自烈

曰說文鐆陽鐆也周禮省作遂傳寫譌省也今或

作鐩或作燧

洒掃案趙宧光曰洒滌也从水西聲洒掃應對童子

四役也誤作灑掃應對强解以水㪚散也地不特不

通且如此濕地何以措足况可藉地坐乎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章疏寧孰諫者犯顏而諫使父母不說其罪輕畏愢不諫使父母得罪於鄉黨州閭其罪重案犯顏觧孰諫太徑直啓後世不能幾諫之弊經兩言起敬起孝則何嘗犯顏而諫之哉夫始於幾諫而以至號泣而隨之是乃孰諫也孟子注趙岐曰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不孝也此亦謂父母有大過孰諫而歸正乃已也大抵有孝順之名而往往陷父母於不義者亦當加勉處也
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案王氏曰友謂

當作敢者是鄭注衆婦無禮冢婦不友之也孔疏
以其無禮故冢婦疏薄之也若如此說則經當曰
不友無禮之介婦今曰無禮於介婦於字語勢本
不與之字相近改友爲敢則平妥而亦未可的知
大抵此章有脫誤之字

蜩范案古者鱗介羽毛昆蟲之屬無不食焉後世昆
蟲廢而不食燕齊之俗猶食蝎與蝗埤雅云蜉蝣
似天牛而小有甲甲下有翅燒而噉之美於蟬也
埤雅是陸佃所著則宋人猶食蜉蝣與蟬也東國
小兒往往燒食禾穀中枯死莎雞全羅道人以蜻

蜓爲膳實合古俗蟬與蠭去頭翅調油糝煎食似不讓於蝦蟹之屬中國五嶺以南食蟶卵盖古之蚳醢也

有虞氏皇而祭案皇亦與委貌同其形⊙與⊙大抵皮弁之狀也貌⊙下⺈是人首戴冠皇⊙下王是王首戴冠六書解經不勝其妙此意非人人可知也

王藻

子卯稷食菜羹古者以疾日寓警戒也後世則流而爲拘忌邪說

朝辨色始入辨色謂昧爽之後日出之前是平朝才

辨物色之時

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古之君子食一瓜亦有禮所

以心細如髮

明堂位

夏后氏之四璉案周伯琦曰瑚槤宗廟中黍稷器㠯

木爲之从木連聲夏四槤別作璉非張自烈曰

以字

槤木名說文瑚槤也一說禮明堂位夏后四璉殷

六瑚卽簠簋之類或以木爲之因其爲重器故又

从玉徐鉉曰今俗作璉趙宧光曰漢勑修孔廟禮

器碑有胡輂器用知瑚璉爲俗字此特傳會徐說
耳使璉爲俗字則瑚當改从木作楜說文何以从
玉作瑚瑚璉从玉義通張說亦非旣分言曰四璉
六瑚則璉改槤而爲木器瑚不必从木仍以从玉
爲玉器未爲不可何必疑兩器之一木一玉耶趙
說胡輂亦未通漢時隸書通行俗字故凡名物器
用取其形似音同則通書之假令瑚璉又變言呼
連亦可也本經笲纚亦稱雞斯類也

喪服小記

祔葬者不筮宅案古者筮葬地只決其吉凶而已豈

如後世風水龍星禍福邪說之是信也

大傳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注王者之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案不必引此等名以解經以惑後儒古人言天不過曰天曰帝而已何嘗分排名號曰某某若有此名則詩書易應不一言之也大抵讖緯家書後世符呪之祖也

小儀

笏書脩苞苴弓茵席枕几頴杖琴瑟戈有刃者櫝案
張自烈曰頴陳澔集說誤以爲警枕不知頴猶言
毛頴卽筆也警枕不宜與上文枕複見予以爲警
枕之說起於鄭氏注而正義云以經枕外別言頴
頴是頴發之義故爲警枕云此說亦不甚分明張
氏之指爲筆甚不可毛頴之說始起於韓愈此不
過文人之巧思托名不可取證也然則頴非枕非
筆別是一物又案集韻類篇幷音頴是几也一曰
箧也又類篇音景警枕也又集韻音頻木名一曰
錐柄一曰刀環皆作頴从木然則警枕之說未爲

不可又後案說文頃頭不正也則加木爲謦枕無
疑以其圓轉頭不正也以木製枕可以圓轉始知
書不厭博觀若从禾則禾穗也盖禾木相混自禮
記而然也
君子不食圂腴注周禮圂作豢謂犬豕之屬案說文
圂厠也六書故曰厠以穢故亦謂之圂亦作溷水
穢也然則食圂穢之畜惟豬與犬也不必引圂作
豢君子不食惡其食圂穢貯腸中也疏曰豬犬亦
食米穀其腸與人相似故君子避其腴謂腸胃也
甚迂

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爲罔此雖只舉不知衣服然
不知飲食之名與製亦罔也此猶遠也至於一身
之中骨肉藏府之名不知者滔滔皆罔也

學記

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
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疏曰此明師惡
也言今之師不曉經義但謳吟長詠以視篇簡而
已旣自不曉義理而外不肯默然故假作問難詐
了多疑言若已有解之然也數謂法象旣不解義
理若有所言而輒詐稱有法象也進而不顧其安

者務欲前進誦習使多而不會反顧其義理之安不謂義理危辟而不自知也使人不由其誠者人謂學者也由用也誠忠誠使學者誦文而已爲之說義心皆不曉而孟浪是不用已之忠誠也教人不盡其材者材道也謂已既不曉其義而縱有所悟者又不能多恒恐人勝之故凡有所知又知所隱惜不盡其道也此善形舘師之劣習知古今之不異也

樂記

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注行猶視也使

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也䟽
引周本紀云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
之囚表商容之閭䟽又引漢書儒林傳孝文時徐
生善爲容是善禮樂者謂之容也而武成篇云式
商容閭則商容人名鄭不見古文故爲禮樂也案
周本紀武成篇以商容爲人名極是且今注延平
周氏曰書曰釋箕子之囚盖釋箕子而後使之爲
臣又曰式商容閭盖式之而後復其位也此說甚
好然但使之爲臣云者以其文勢觀之則當然而
非箕子之本心也故知樂記非古經也古文尚書

孔安國所傳張霸所傳分爲二古文而孔書不傳
張書非是鄭玄所注尚書卽伏生今文二十九篇
而玄又增益二十四篇第二十一爲武成然此張
霸之徒所作者也至東晉梅頤始得安國之傳上
之凡二十五篇第十七爲武成此鄭氏所不見者
也釋箕子之囚使之行爲句則甚穩其意以爲釋
其囚使之任意行去不爲臣僕也然則商容之上
恐落一式字也

雜記

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注朱綠帶者襲衣之帶申重

也重加革帶也喪用革帶與兜棺古禮之不可曉處

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案國制期大功不待葬而出仕（朞年十五日大功十日小功七日緦麻四日後　啓請出仕經筵官朞七日大功以下只四日）叅賀與宴不以爲怪甚不可也舊唐書王方慶傳奏言令杖朞大功喪未葬不預朝賀未終不預宴會比來朝官不遵禮法身有哀容陪預朝會名教既虧實玷皇化伏望申明令式禁斷顧炎武曰父母之喪自非金革不得起復

著之國典人人所知其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之喪并依洪武初年之制許令解官奔赴（姊妹妻子雖期喪不必解官）服滿補職其他雖持重服而不去官者（唐制爲嫡子斬衰三年而不去官）及大功以下喪者京官許以素服朝參不預慶賀在外諸司素服治事（公服之內仍用麻葛）祭祀宴會俾佐貳攝之未任之官無得遊謁生員但歲考不赴科舉庶人之家不許昏娶十五月禫後復古其有朞功喪宴會作樂者官員罷職士子黜退仍書之申明亭以示淸議庶幾民德歸厚

喪大記

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鐕大夫裏棺用玄綠用牛骨

鐕疏舊說云用金釘又用象牙釘案牛骨象牙混

人體䰟如此之禮實不可曉石梁王氏曰用牛骨

爲釘不可從又下文三衽三束疏云每當衽上輒

以牛皮束之此雖可異猶在棺外也

祭法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鄭注折封

土爲祭處也壇之言坦也坦明貌也折炤晢也陳

注泰折即方丘折如磬折折旋之義喩方也案祭

天燔柴于壇取陽氣突上之義也祭地瘞埋于坎

取陰氣陷下之義也泰折之折似是坎字之譌且
下文坎壇祭寒暑也注寒於坎暑於壇此亦取陰
陽之義壇天而坎地不易之義也
王爲羣姓立司命章注此非大神所祈報大事者也
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爾樂記曰明
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神謂此與司命主督察
三命疏曰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
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年壽也遭命
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案此
諸說何異道家三彭訴天之邪言漢唐儒者學不

醇正皆由於善引此等說也

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疏曰夏之衰也周棄繼之者以夏末湯遭大旱七年欲變置社稷故廢農祀棄案堯遭九年之水何不變置厲山氏之子以後似無可以繼之者然後世雖有水旱凶歲匪有如湯者不可變置且有如稷者何人

祭義

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陳注言其想像親平生所愛之物如見親有欲之之色也鄭注以時人於色

厚假以喻之孔疏思念親之所愛之甚如似凡人
貪欲女色然也王肅解欲色如欲見父母之顏色
鄭得比父母於女色焉昭申云孔子曰吾未見好
德如好色者如此亦比色於德張融亦如好色取
其甚也於文無妨案王陳說似好

祭統

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
著之後世者也案此後世世墓銘之祖也
衞孔悝之鼎銘曰公曰叔舅章案孔悝衞大夫公衞
莊公蒯聵也石梁王氏曰悝乃蒯聵姊之子蒯聵

甥之舅而甥甥則甥今反謂之舅其倣周禮同姓之臣稱伯叔父異姓之臣稱伯叔舅歟

經解

經解一篇極零星未備以其首篇說六經之義故名曰經解大抵自他篇移來者而或滅脫不完者歟優於此篇者應多逸亡而如此小篇能傳世經籍亦有幸不幸若有數存於其間也其曰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者語亦不醇盖孔子之徒而生於六國時者也

哀公問

哀公問較經解有條理言亦醇好夫婦別父子親君
臣嚴爲宗旨大昏及爲政成身先後演繹終歸之
於禮雖不明知爲孔子之言而大抵義理粹白

仲尼燕居

子張子貢言游侍而孔子言禮曰敬而不中禮謂之
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三子
侍故言禮凡三端而先舉其所長爻戒其流弊三
子之中子貢好辯而且先越席而對故子又曰給
奪慈仁申戒子貢也敬與勇應是二子之資而野
與逆亦其所失也然此篇亦後人托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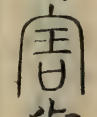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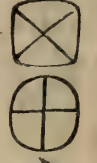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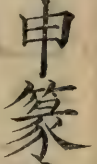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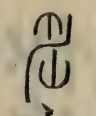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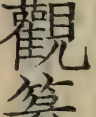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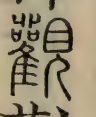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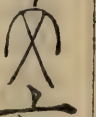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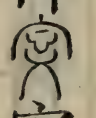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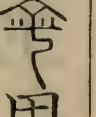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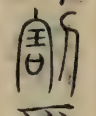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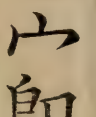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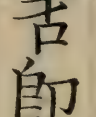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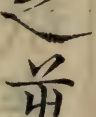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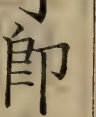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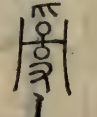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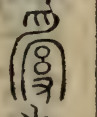
孔子閒居

子夏於論語夫子稱其可與言詩故作此篇者托夫子子夏問答子夏先以詩發之夫子引詩凡六盖可以觀用意處語意多曄然靈活疑作禮運者之一筆寫來

坊記

坊記連以坊民爲結辭而輒引詩書及他經若韓詩外傳及孝經雖托以子云然聖人著書不當如是安排且如取妻不娶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

吴其死曰孟子卒孔子豈有不諱本國之失而斥
言之理也作者不能照管孔子對陳司敗之問也

表記

表記雖非眞正孔子之書其言大醇而小疵文勢往
往如中庸而編次中庸之下中與表有內外之義
其命名編次若有意歟

緇衣

緇衣亦是表記之類其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
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表出兩詩
意甚懇至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

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讀此詩令人和悅取彼譖人
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
昊讀此詩令人嚴厲其愛惡是非一出於眞性上
自君卿大夫下至儓輿氓庶皆能如此則人人心
正天下安得不大治乎

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
躬鄭注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爲割申勸寧王之
德今博士讀爲厥亂勸寧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
似近之割之言蓋也言文王有誠信之德天蓋申
勸之集大命於其身謂命之使王天下也案周篆

作〔篆〕割篆作〔篆〕與害同用田篆作〔篆〕〔篆〕申篆作〔篆〕〔篆〕古文作〔篆〕觀篆作〔篆〕勸篆作〔篆〕文篆作〔篆〕六書統作〔篆〕寧篆作〔篆〕古文作〔篆〕周與害篆體相近田與申篆體不相近隸始作申盖漢人以隸傳寫禮記時譌書申以田耳觀與勸篆體相近文與寧篆體略相近割篆作〔篆〕厥篆作〔篆〕割字之宀即厥字之厂割字之吉即厥字之屰割字之刂即厥字之欠亂篆作〔篆〕古文作〔篆〕與田申之篆元不相近未可知也當俟攷況看則割與厥大不相近以篆體分看之則甚相近大抵禮記所錄或有如此處

奔喪

所識者弔先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爲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案所識有淺深悲哀亦隨而加減踊者至痛𡚁中不知足之爲踊也所識之踊無乃非情歟

問喪

傷腎乾肝焦肺案腎者精氣之主故哀甚則耗傷也肝主目生涙故涙竭而肝爲之乾肺主聲聲爲哭故哭極則焦肺也

婦人不宜袒故發胷擊心若披開見膚豈婦人之所

爲也意者只披開外衣而褻衣則不發也

服問

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鄭注妾先君所不服也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緦言唯君所服伸君也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而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正義曰妾先君所不服也者天子諸侯爲妾無服唯大夫爲貴妾服緦故知妾先君所不服云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緦者案喪服緦麻章云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是也云言唯君所服伸君也者若其不爲後則

爲母無服故喪服記云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
緣今以爲君得著緦麻服是伸君之尊也君既服
緦是近臣得從君服也此謂禮之正法云春秋之
義有以小君服之者鄭旣以正禮言之又引春秋
之時不依正禮者有以爲小君之服服其妾母者
是文公四年夫人風氏薨是僖公之母成風也又
昭十一年夫人歸氏薨是昭公之母齊歸也皆亂
世之法非正禮也案異義云妾子立爲君得尊其
母立以爲夫人否今春秋公羊旣說妾子立爲君
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屈於適也下堂稱夫人

尊於國也云子不得爵命父妾子爲君得爵命其母者以妾在奉授於尊者有所因緣故也穀梁傳曰魯僖公立妾母成風爲夫人是子爵於母以妾爲妻非禮也故春秋左氏說成風妾得立爲夫人母以子貴禮也許君謹案舜爲天子瞽瞍爲士起於士庶者不得爵父母也至於魯僖公得尊母成風爲小君經無譏文從公羊左氏之說鄭則從穀梁之說故異異義駁云父爲長子三年爲衆子朞明無二適也女君卒繼攝其君耳不得復立爲夫人如鄭駁之言則此云春秋小君服之者是灼然

非禮也云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者其小君無而以夫人服之已爲不可今小君旣在而以夫人服妾母彌益不可故云益不可也案顧炎武日知錄所論與此相發明而嚴整可法

間傳

柱楣翦屛注疏不釋之倚廬之制喪大記疏中門外東牆下倚木爲廬以草夾障案以衆木邪倚于牆上則其末皆抵于地元無柱楣旣虞卒哭則始舉抵地之末橫楣而竪柱之以取寛明翦去夾障之草塗泥爲壁也

三年問

顧炎武日知錄曰王肅據三年問二十五月而畢檀弓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之文謂爲二十五月鄭玄擬服問中月而禫之文謂爲二十七月二說各有所據古人祭當卜日小祥卜於十三月之日大祥卜於二十五月之日而禫則或於大祥之月或於大祥之後間一月自禮記之時而行之已不同矣案與毛奇齡說當叅看

深衣

深衣至簡便之服故上下不嫌同名吉凶不嫌同制

男女不嫌同服以其不言尺度度隨人體之長短而
已令人拘於尺度不勝其廣長幾不得運手移足
續衽鈎邊楊氏曰鄭注云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
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鄭意盖言凡裳前三幅後
四幅旣分前後則其旁兩幅分開而不相屬惟深
衣裳十二幅交裂裁之皆名爲衽所謂續衽者指
在裳旁兩幅言之謂屬連裳旁兩幅不殊裳之前
後也又衣圖云旣合縫了又再覆縫方便於著以
合縫者爲續衽覆縫者爲鈎邊案鄭注鈎讀如鳥
喙必鈎之鈎鈎邊若今曲裾也正義曰衽當旁者

凡深衣之裳十二幅皆寛頭在下狹頭在上皆似
小要之衽當身之一旁非爲餘衽悉當旁也云屬
連之不殊裳前後也若其喪服其裳前三幅後四
幅各自爲之不相連也今深衣裳一旁則連之相
著一旁則有曲裾掩之與相連無異故云屬連之
不殊裳前後也鉤讀如鳥喙必鉤之鉤者案援神
契云象鼻必卷長鳥喙必鉤云若今曲裾也鄭以
後漢之時裳有曲裾故以續衽鉤邊似漢時曲裾
今時朱衣朝服從後漢明帝所爲則鄭云今曲裾
者是今朝服之曲裾也今考疏說則鉤邊之說尤

爲暗昧案深衣之說久遠不可攷我國韓百謙久
庵之所定與此相反大略以爲以衽爲衣前兩襟
對下與裳連續故云續衽兩衽不可交掩掩則用
結紐左右交鈎故又云鈎邊曲袷如矩以應方鄭
注袷交領也古者方領如小兒衣領正義曰鄭以
漢時領皆嚮下交垂故云古者方領似今擁咽故
云若今小兒衣領但方折之也久庵以爲袷領緣
也衣領兩邊當頤頷處裁割取方如今喪服前闊
中之制以安項而以二寸皂絹緣其邊故云曲袷
經曰抱方負繩繩在背而方在前不亦皎然明甚

乎盖爲方領則不得不爲續衽爲續衽則不得不爲鈎邊柳馨遠磻溪亦嘗取韓說大抵韓所定者雖未知合於古者深衣之制而自爲一衣儼然可服

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案臍者人身之中故帶正當臍取其齊一之義以界人身之上下也

投壺

五扶七扶九扶注鋪四指曰扶一指案寸案指有大小不知用何指爲準若幷鋪四指則食指長指無名指小指壯殺不齊不合於一指案寸之義又人

身有大小指亦隨而類焉亦何以定之耶然投壺
之禮取其簡而質也故無論某人鋪四指爲準況
稱一指爲一寸不必一一求合於尺度也
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案柘棘分主賓之矢也非或
用柘或用棘用時主賓純然一色也柘心黃棘心
赤辨其二色也後世則以竹爲矢朱之黑之猶有
柘黃棘赤之遺意而其質樸之義不存也雖曰毋
去其皮意者非全不裁削應亦上殺下壯便於投
擲而木之一半必扁削一半存其皮存皮者示質
也扁削者辨色也

魯令弟子薛令弟子案此記禮之人偶值魯薛相會
投壺之時記其儀例也若春秋時晉侯與齊侯投
壺則亦若有記之者則當曰晉令齊令
魯鼓薛鼓○□正義曰以鼓節有圜點有方點故以
爲圜者擊鼙方者擊鼓若頻有圜點則頻擊鼙聲
每一圜點則一擊鼙聲若頻有方點則頻擊鼓聲
也但記者因魯薛擊鼓之異圖而記之但年代久
遠無以知其得失案古書缺落處必用□以識之
穆天子傳有許多□周武王銘□戕□亦缺字之
記也後人誤認爲口戕口今此篇許多○□無乃

亦鈌字之記也耶○則或傳寫者剜方爲圜耶亦未可以質言也細觀○□漫無度次故疑之也

儒行

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如愧案大則小則之則似是法則之則不爾則恐是字譌儒行一篇大抵如莊列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幷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者有如此者案此條論交道甚精而摯

冠義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冠禮起早晚書傳旣無正文案
略說稱周公對成王云古人冐而句領注云古人
謂三王時以冐覆頭句領繞頸至黄帝時則有以
也故世本云黄帝造火食旃冕是冕起於黄帝也
但黄帝以前則以羽皮爲之冠黄帝以後乃用布
帛其冠之年即天子諸侯十二而冠故襄九年左
傳云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又云一星
終禮也是十二年歲星一終案文王十五而生武
王尚有兄伯邑考金縢云王與大夫盡弁時成王
十五而著弁則成王已冠矣是天子十二而冠與

諸侯同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若不早冠何因下
祭五等之殤大夫冠之年幾無文案喪服大夫爲
昆弟之長殤大夫既爲昆弟長殤則不二十始冠
也其士則二十而冠也曲禮云二十曰弱冠是也
其天子之子亦早冠所以祭殤有五其諸侯之子
皆二十冠也故檀弓云君之適長殤及大夫之適
長殤是也案此條冠及冠年之緣起證引甚明故
詳記于此

昏義

正義曰天地初分之後遂皇之時則有夫婦故通卦

驗云遂皇始出握機矩是法北斗七星而立七政

禮斗威儀之篇七政則君臣父子夫婦及政等旣

稱夫婦是始自遂皇也譙周云太昊制嫁娶儷皮

爲禮是儷皮起於太昊也其媒官之義具於月令

疏孟子云舜不告而娶是娶告父母亦起於五帝

也其五帝以前不限同姓異姓三王以來文家異

姓爲昏質家同姓爲昏案此條頗詳昏禮之始故

錄之喪服小記服與書銘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

知姓則書氏疏曰殷禮也殷無世繫六世而昏故

婦人有不知姓者周則不然有宗伯掌定世繫百

世婚姻不通故必知姓也案此一條足補上文質不同之義

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案此章說婦道甚正

鄉飲酒義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注易易謂教化之本尊賢尚齒而已經又曰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

長而無遺矣䟽言旅酬之時賓主人之黨各以少長爲齒以次相旅至於執掌罍洗之人以水沃盥洗爵者皆預酬酒之限陳注雖至賤旅酬之際猶以齒焉則貴者可知矣自貴及賤無不序齒此所以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案禮莫重於天敘之秩然莫不由於五倫而生夫所謂序者惟長幼無失次然後可以使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咸正無外夫子之所以發易易之歎者豈欺我哉

射義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

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孔
疏與猶奇也謂有人無後旣立後訖此人復往奇
之是其貪財也陸佃曰爲人後者謂不見先於人
也徐師曾曰與干也與爲後有所利之而干求也
朱國禎曰敗亡之恥莫甚焉不入固宜爲人後者
亦如之何故馮文所云賤夫妄爲者也然則宜爲
後者當入矣盖射本觀德德以孝爲先旣爲人後
則本生父母不得執三年喪人子之心何安而敢
上觀德之塲乎先王蓋以敎孝也由是觀之爲人
後者當列不孝之科矣萬斯同曰子路出延射而

以爲人後者與僨軍之將亡國之大夫同譏何其語之不倫也愚意後字當是役字之譌盖言爲人役者方與上二者相類不然立後之典先王之所定也而可輕詆哉案衆說紛紜莫知適從姑備書之

燕義

案燕者安也喜也又與宴同盖取上下歡樂之義只取歡樂而已則易入於輕慢故君獨升特立使宰夫爲獻主示下不干上之義終始尊嚴而已則上下不得相孚故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賓受

君之酬再拜君答拜之示上亦答下之義於是恩
敬幷施尊卑相得無干侵隔阻之患所以不可無
燕禮也

聘義

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馬晞孟曰溫者德
之始言始所以見終論語言孔子之五德則始於
溫夔教冑子以四德亦始於溫詩亦曰溫溫恭人
惟德之基

喪服四制

高宗諒闇三年不言鄭注諒古作梁闇讀如鶉鵪之

鶻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呂大臨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此云諒闇闇陰同義信默之謂也鄭氏不見古文尚書其說迂遠殆不可取顧湄諒闇考書說命云王宅憂諒陰三年禮記作諒闇論語作諒陰義同而字異鄭康成柱楣翦屛之說迂回未盡杜元凱以爲天子三年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亮陰居心喪其意以亮陰是既釋齊斬之服而服心喪之名也雖援經傳亦難盡信朱子論語注以爲天子居喪之名及見後漢梁太后增封濟北王詔曰次躬履孝道次濟北王名諒闇以

來二十八月自諸國有憂未之聞也晉山濤傳詔
曰山太常雖尚居諒闇情在難奪則是臣下亦得
稱諒闇也孔安國書傳亮訓信陰訓默二字乃形
容其不言之實疑卽記所謂三年之喪言而不語
對而不問又云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儀
禮非喪事不言孝經言不文皆亮陰之義似可通
臣下言之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正謂此也
晉孫綽表哀詩序敢冒諒闇之譏以申罔極之痛
亦一證也郝敬曰高宗諒闇諒明也闇暗也猶言
昧爽幽居愁處不分明之貌案顧氏所引平順郝

氏說甚奇

金陵集卷之二十二